



FUTILITY

徒劳无功

【英】摩根·罗伯森◎著
七宝◎译

团结出版社

FUTILITY

徒劳 ⊕ 无功

【英】摩根·罗伯森◎著
七宝◎译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徒劳无功 / (英) 罗伯森著 ; 七宝译. --北京:
团结出版社, 2012.4
ISBN 978-7-5126-0794-1

I. ①徒… II. ①罗… ②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46921号

出 版 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 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团结出版社)

网 址 : [http:// www.tjpress.com](http://www.tjpress.com)

E-mail 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 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 : 三河市文阁印刷厂

开 本 : 150 × 210毫米 1/32

字 数 : 135千字

印 张 : 7.5

版 次 : 2012年4月 第1版

印 次 : 2012年4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 : 978-7-5126-0794-1 /K.742

定 价 : 28.00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目 录

泰坦号的沉没 001
.....
The wreck of the Titan

海盗 061
.....
The Pirates

光谱之外 197
.....
Beyond the Spectrum

阴影之谷 217
.....
In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

泰坦号的沉没

它是史无前例的巨轮，是人类最伟大的杰作。它的建造及维护涉及科学、技术和贸易等方方面面的知识。现在，军官们站在舰桥上，这些皇家海军的精英，通过了关于海风、潮汐、洋流以及海洋地图所有学科严格的考试。他们不仅是水手，还是科学家。在机舱供职的人员也具有同样的专业水准，就连服务部门也与一流酒店相当。

两支铜管乐队、两支管弦乐队、一个戏剧团为乘客们旅途的欢愉提供保障；船上福利优越，配备了医疗队与牧师，保障健康的同时，亦给乘客精神上的抚慰。还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消防队，缓解了那些紧张乘客的恐惧心理。他们每天的实战训练也为乘客们带来娱乐。



船上遍布着电话线网络，十分隐蔽，从高耸的舰桥到船头、船尾的机舱、前桅上的瞭望台，覆盖了每一个工作区。每条电话线连接着一个可移动的拨号盘，依靠这些电话线执行每一个命令，确保这个庞然大物的航行。

在舰桥里，仅需半分钟时间，便可将机舱以及甲板上十多个地方19个水密隔舱的92道水密门立即关闭。这些水密门在遇到水时也将自动关闭。9个隔舱灌满了水，她依然能够行使。但几乎不会有什么可能的海上事故能让这些隔舱灌满水，巨轮泰坦号被认为根本不可能沉没。

她是全钢结构建造，只做客运，没有装载有火灾隐患的可燃货物。不需要货物空间，设计师们便可摒弃这一货物层以及普通货船的壶式船底，给泰坦号设计一个汽艇的船底斜度或是龙骨倾斜度，这大大提高了其航海能力。她全长800英尺，载重量达到7万吨，75000马力，试航时，对地航速平均25英里每小时。简而言之，她就是一座浮城，她的钢墙铁壁把大西洋远航中的危险与不适最小化，让远航旅行充满乐趣。

由于她的永不沉没、坚不可摧，泰坦号只配了法律规定的少量救生艇。这24艘救生艇，被安全扎实地捆绑在上层的甲板上，共可载500人。除了法律规定的所有旅客、海军、船员人所必备的软木救生衣，以及围栏上散布的20个救生圈外，她没有任何无用的累赘的救生筏。

鉴于她相对于其他邮轮绝对的优越性，邮轮公司为泰坦号制定了一条航海规定：在大雾、风暴、晴天，以及北道航线上，都可以全速航行。原因如下：第一，如果其他船只与泰坦号发生了碰撞，在她全速前进下，撞击力便会被分散，受损的只会是害害船只；第



二，如果泰坦号是加害者，即使半速航行，被撞击的船只也无疑会被摧毁，她则可能会撞坏自己的船头。如果全速的话，她自己便不会有太大损伤，仅是漆刷便可修复。无论发生何种情况，比较两船的重要性，最好是让小的船只承担损失；第三，全速时，她可以很容易地避开危险；第四，万一她与冰山相撞——那是她唯一不能战胜的海上漂浮物，她的船头将被撞毁，但没半速时撞击的那么深，而且最多有三个隔舱会被灌满水，还有其余六个水密隔舱可使用。许多船长都信奉这条规定，但并未完全公开。

因此，人们绝对相信，在引擎发动后，这艘蒸汽船便可让她的乘客们在三千英里外登陆，像火车一样快捷。她的处女航打破了所有的记录，但是在第三次回航时，她并没能在五天内从桑迪胡克岛到道恩特洛克。有谣言说在两千名乘客中，有人在纽约港上船，因此耽误了一点时间。

2

八条拖船把这艘巨轮拖到河中游，牵引她沿河而下。在舰桥上的领航员一声令下后，舵手吹声短哨，开始转向。拖船聚集起来开始撤退。在船内，三个小的引擎开始发动，打开三个大引擎的进气阀，三个螺旋桨开始旋转，随着一阵震颤贯穿船身，这个庞然大物缓缓地驶入海里。

到桑迪胡克岛东部时，真正的航海开始了。甲板下方50英尺处，如地狱般嘈杂、炎热、刺眼与阴暗，运煤工把从煤仓里挑选的煤运到锅炉房，这里的司炉工半裸着上身，脸看上去备受折磨，他们把这些煤块扔进八十个炽热的火炉口。机舱内，加油工人们来回穿

梭，用油壶和废料给钢铁里里外外抹油、打磨、抛光。在岗的监工监视着这一切，他们在这混乱的嘈杂声中竖起耳朵，以便听到敲击钢的异常声音，这暗示有的关键部位或螺丝松掉了。甲板上，水手们在两根桅杆上竖起三角帆，增加这艘创纪录号的动力。乘客们在船上随意活动，有的乘客坐在折叠帆布椅上，包裹严实，因为这毕竟是在四月，海风微凉；有的在甲板上踱步，感受着他们的海上航行；有的则在音乐大厅里听乐队演奏，或阅读或写日记；只有少部分人喜欢呆在客房里，因为船在海浪上的轻微起伏会让他们晕船。

甲板清洁干净后，中午值班人员便会到此开始不断的刷洗工作，这耗费了水手们大量的时光。由一个6英尺高的水手长领头，一队人来到右舷的船尾处，带着油漆桶和刷子，沿着围栏便忙活开来。

“先生们，刷吊柱和船梁，不用管围栏”，水手长说道，“女士们，最好把你们的椅子往后移一点。罗兰，快爬下来，这样你会掉下去的。用风干机——不，你会把油漆给溅出来——放下油漆桶，去拿砂纸过来。在离开船之前，你们得一直在这儿工作。”

被叫到的水手大概三十出头，身形单薄，黑色的胡茬，古铜色的肌肤看上去十分健康，但他的双眼水汪汪的，而且工作起来吊儿郎当。他从围栏上下来，拿着油漆桶摇摇晃晃地向前走。当他走到水手长说到的那群女士旁边时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女士——一位金色头发，湖蓝色双眸的美丽女士。他侧身让道，举起手尴尬地敬了个礼。他躲开水手长的目光，靠在甲板舱上，双手放在胸前，微微喘气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他喃喃自语道，“威士忌喝多了？还是我那



么急切地渴望爱情？五年了，现在——注视她的双眼已经让我心跳加快，一下把心里的空虚和无助都唤了起来，让一个男人疯狂——或许是这样。”他看着颤抖的双手，上面已是伤痕累累，且染上了焦油色。他继续往前走，去拿砂纸回来。

这次邂逅同样给这位女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惊讶的神情出现在她精致但略显苍白的脸上。她并没有注意到他的敬礼，她牵着身后的小孩，转身走进沙龙里，然后便急冲冲地进到图书馆。她躺在椅子上，旁边站着一位军官模样的绅士，他瞟了一眼书，说道：“看到了海蛇，还是看到了‘飞行的荷兰人’？米拉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”

“噢，乔治——不，”她不安地回答道，“约翰·罗兰在这儿，罗兰中尉，我刚刚看到他了。他变化很大，他准备跟我说话。”

“谁？那个找你麻烦的家伙？我还没见到他，你知道，你没有说太多关于他的事情，他是谁？坐的头等舱吗？”

“不，他看上去只是一名普通的水手。当时他正在工作，穿着又脏又旧的衣服。还是那张吊儿郎当的脸。他看上去很堕落。是因为……”。

“是因为你厌恶他吗？别这样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亲爱的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他有觉得受了委屈吗？有没有怨恨？他说了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他什么也没说。我一直很怕他。从那以后我见过他三次，那时他的眼神很凶恶。他是那么暴力、放纵，而且性情暴怒。他说我引诱了他，玩弄了他，他还说了一些关于机会的不可变数，以及事件中的平衡性。这些我都不能理解，除了他说的我们为别人带来灾难，我们自己会遭到相应的报应。然后他就走了。我曾

想过，他可能会来报复我，他会偷走我们的孩子米拉。”她把那个面带微笑的小孩儿抱紧在怀里，继续说道：“开始时我还喜欢他，直到我发现他是个无神论者——为什么？乔治，他否认上帝的存在——特别是对我这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。”

“他很有胆量”，丈夫微笑着说，“但我敢说他并不了解你。”

“他看上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”她继续说道，“如果我能让他皈依上帝，试着让他相信上帝的关爱，那将是何等的荣耀啊。但他却嘲笑我认为神圣的事情，还说他要是越认同我的观点，越不会像伪君子一样得到它，他会做最真实的自己，诚实地表达他的无神论——没有上帝的帮助人，怎么可能做到诚实——有一天，他浑身酒气，他还经常抽烟——我已经完全放弃他了。然后他又突然出现了。”

“出去指出这个恶棍，我倒要看看，”丈夫说道。他们往门走去，这位年轻的女士向外望着。“他在那最尾上，挨着船舱。”说着她深吸了口气。丈夫走了出去。

“什么！那个垂头丧气的恶棍，在洗刷通风口？那是罗兰，那个海军？是的！真让人无法相信。他是不是违反规定而没有成为军官？在觐见总统时喝酒的那个是不是他？我好像有读到过他的事。”

“我知道他丢了她的职位，而且觉得非常丢脸。”他的妻子回答到。

“好吧，米拉，这个可怜鬼现在完全没有威胁了。我们只在海上呆一些日子，在这么大的甲板上不会碰到他。如果他没有完全失去意识，就应该跟你一样不安。现在好好呆着吧——起雾了。”

当时钟指向午夜十二点时，一阵狂风从东北方袭来，大大推进了这艘蒸汽船的行进速度。这样一来，风势变大，甲板上感到一阵阴冷的飓风。前方的海洋，海浪大得跟船身差不多，不断拍打着泰坦号，船身也跟着震颤，击起厚重的水雾，有前桅上瞭望台那么高，像液体炸弹一样，猛击着舰桥上操舵室的窗户。这个冲击力能将一般的玻璃砸破。这堵雾墙，轮船从下午便被困在这里，现在仍紧紧地包围着她——潮湿，而且无法穿过。在进入前方这座灰色的无法退去的雾墙时，两位舱面甲级船员和三个瞭望员紧张地观望着，这位伟大的“赛手”仍未减速前行。

十二点一刻，两个男人从舰桥两端的黑暗中爬出来，大声地对刚到甲板的大副报告刚接替他们的人名。大副回到操舵室，向舵手重复了这两接班人的名字，舵手将他们记录在航海日志上。已换班的这两人便离开了……去享受他们的咖啡及休班时光。没过多久，舰桥上出现了滴水，这说明瞭望台已经解除危险。

“你说的罗兰？”大副在呼啸的风中大声说道，“那个搭船的人吗？喝醉了的那个？昨天晚上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他现在还没清醒过来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很好——那样就行了。记录罗兰在瞭望台上，舵手，”大副说着，边点燃了手上的烟斗，吼道，“瞭望台，听见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一个尖锐但清楚的声音传来。

“眼睛放尖点……时刻保持戒备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

“他怎么可能以前在战舰上工作过！从他的应答，我就看得出来。他们真没用。”大副咕哝道。他回到舰桥前面自己的位置上，那儿木制的扶手使他不会被狂风吹走，然后开始长时间的监视工作，这要持续到四小时后二副过来接班。除了工作之外，在泰坦号上的这些军官，彼此之间是不允许交谈的。跟他共同值班的三副，站在大罗盘柜的另一侧，不时地看指南针，这似乎是他在海上的主要工作。在下层甲板舱室里，水手长和值班人员来回走动，享受船上规定的仅仅两小时的休息，因为今天的工作一结束，马上又要开始新一轮巡视。两点的时候甲板之间的刷洗工作就将开始，是第二天工作的第一项任务。

这时候传来了一声钟声，瞭望台上也接着敲起钟来，瞭望员拖着长长的声音喊道：“一切正常。”最后一个乘客也离开了值班人员守护的宽敞的大厅与统舱，去睡觉了。这时，船长正在海图室后面的房间里酣睡着。进港或离港都有舰长和军官负责，这位指挥官从不指挥航行，除非在船遇到危险的时候。

又传来两声钟声，接着第三声，在水手长和他的船员们点燃了最后一根烟时，瞭望台突然传来一声尖叫。

“前方有情况，先生——还无法确定。”

大副冲到机舱的电话机旁，拿起话筒，“大声说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他吼道。

“左满舵，先生——右舷强风——正前方。”

“快掌舵——满舵。”大副向驾驶盘旁的舵手叫道。他照做了。舰桥上什么也看不到。船尾强有力的舵机固定了方向舵，但罗盘刻度盘上的三格在方位基点来回移动，前方的漆黑与厚厚的雾气已弥漫



在这艘满载的横帆船上，越过了泰坦号的船首，还未到船中间。

“H-1和d档”，大副咆哮道，“找准航线，舵手，”他叫道：“准备驶离。”他启动操纵杆关闭水密隔舱，按下标志着“船长室”的按钮，蹲了下来，等待着撞击。

但并没发生什么撞击。泰坦号前端发生轻微的震动，从前桅的中柱和甲板上，噼里啪啦地掉下大量的桅杆和帆布碎片、块状物及钢缆碎片。在左右两舷的黑暗里，有两重黑影——泰坦号把一艘船撞成了两半，其中一半船残骸里仍点着罗经座灯，还能听到嘈杂声及尖叫声，中间传来一个海员的声音：

“愿上帝诅咒你，你这个刽子手，你这个钢铁谋杀者！”

这两半船体被黑暗吞噬了，哭叫声也安静下来，泰坦号回到了她的航线上。大副并未拨打机舱里的电报机。

水手长站在舰桥的台阶上，等待指示。

“让在舱口和门口的人们回到房间里，甲板上的人聚集到聊天室。告诉值班船员注意一下乘客们看到了什么，尽快清理掉这些残骸。”大副的声音显得嘶哑和紧张。“好的，好的，先生……”水手长喘息地回答道。

4

瞭望员仍在“监视”着，甲板上方60英尺处，惨状看得十分清楚。片刻之后，这艘被命中的船的一半船帆出现在他头上方的浓雾里，这时他下面的同伴刚好清理掉泰坦号上最后一点儿残骸。在四点钟敲响后，他四肢无力地爬下瞭望台，缆绳给他带来安全感。在栏杆旁，水手长遇见了他。

“去找你的换班，罗兰，”他说道，“然后去会议室！”

在舰桥里，他向大副汇报了下一轮值班人的名字，大副抓住他的手，握得直发疼，然后重复了刚刚水手长的命令。在会议室，他看见了泰坦号的船长，苍白的脸，看上去十分严肃，他坐在桌子边，周围围了一圈人，除了指挥官、瞭望员、舵手，还有刚刚在甲板上看到那一幕的人。在客舱里看到这一幕的人也在这儿，还有一些在下面目击的人们，包括司炉工、运煤工，以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——灯工、仆人和厨工，他们正在熟睡时被惊醒了。

三个木工助手倚门站着，手里拿着水舱的测量杆，他们给船长看这些测量杆是干的。大家脸上都是惊恐和期待的神情。水手长跟着罗兰走了进来，说道：

“机舱里的工程师们并没有感到震动，锅炉舱里也一切正常。”

“你的值班人员报告说客舱里没有警报。统舱里情况怎么样？那个值班人不是刚从那儿回来吗？”船长问道。那个值班人说道：

“统舱的人都在睡觉，先生。”他说。接着一个舵手进来报告了水手舱同样的情况。

“很好，”船长说道，站了起来，“你们挨次来我的办公室——值班的人先来，然后是指挥官及其他人。舵手看着门，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来。”一个值班人跟着他走进了另一间屋子，一会儿便出来了，带着愉快的表情回到了甲板上。另一个人进去了又出来了，接着是其他人，所有人都进去了，除了罗兰。他十分庄重地站在那儿，看着大家的表情都很愉悦或满足。当罗兰进去时，船长坐在桌边，让他坐在椅子上，问他的名字。

“约翰·罗兰，”他回答道。船长把名字写了下来。

“我知道，”他说，“这个不幸的撞击发生时，是你在瞭



望台上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我看到它立马就汇报了。”

“我并不是要责备你。当然，你也无能为力，没法避开这个灾难，或是解救上面的生命。”

“在25海里的航速下，浓雾里什么也看不到，先生。”船长的眼光锐利地扫了一眼罗兰，皱起了眉。

“我们不是在讨论船速，我的朋友，”他说道，“也不是公司的制度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在利物浦港领工资时，在公司的办公室里，一个包裹递到你面前，里边有一百英镑的银行支票。但是，你要为这次撞击事故保持沉默，这件事情报道出去会让公司很为难，这样对你们一点好处都没有。”

“相反，船长，我不应该得到这个钱。我应该第一时间报告这个惨重的事故。”

船长向后靠了靠，盯着这张放荡不羁的脸，这个颤栗着的水手，他挑衅的回答完全出乎船长预料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他应该让这个水手回到甲板上，让其他指挥官处理这件事。但这不是一般情况。他水汪汪的眼睛里透出震惊、惊恐、诚实和义愤，口气听上去极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。这件事对他和公司息息相关，一切都取决他在这件事上的迂回。他可以做到的，但是他太极端、傲慢无礼，是船长完全没有想到的。他必须坦率地面对并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。

“你明白吗，罗兰？”他问道，语气平静，“这样的话，你就会被孤立了，你将名声败坏，丢掉你的差事，而且到处树敌。”

“我太清楚不过了，”罗兰激动地回答道，“我知道您有多大的权利。我知道您可轻易将我除掉，找一个理由。比如说我在这房